



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你还没有报效社会,但已开始报答我

小学时,赵医生挺讨老师喜欢,有位年轻的代课女教师对我说:小学5年,中学5年,大学4年,20岁你就大学毕业,多好啊。然而事实是当我读中学时,高中变成了3年,医学院读的5年,大学毕业那年已经22岁。

人们总是从开始工作,说一个人步入了社会,而不是以年龄论。年轻医生问我:赵老师,你刚工作的时候,有什么理想?实话实说,上世纪90年代初,大学生特别是女生,在5线城市还是比较吃香,行业之间、上下级之间,差距没有现在这么明显。我安于现状,享受完成学业,有了工资自食其力的快乐,既没有考研,也没有跳槽。

然后和大多数人一样,在自己生活的城市,寻觅到一位合适的男人,结婚生子。宇宙如此浩瀚,世界如此庞大,历史如此久远,个人渺小如尘埃。然而,22年前,你来到这个世界,让我们有了血脉的延续,于是渺小有了体积,尘埃有了重量。再平凡的人,因为有了孩子,都会成为彼此眼中的主角。

常想,一个孩子来到世上,是多么的偶然。那一天,我若不到同学单位去玩,便不会碰上同学的同事,便不会和老公认识。即使和老公相恋、结婚,那么多次云雨翻覆,却只那一次的雷电交集,碰撞出你这道彩虹。所以,每个孩子的到来,都与父母有极深缘分,不然何以是他,除了惊喜,就是珍惜。

过节单位发300元购物卡,一次性买完两大包物品,外赠一大瓶洗衣液,拍照发在科室群,意在提醒年轻人学会过日子,节日购物有赠品。岂知90后年轻人会错意,说300元不少啦,是普通人三天的工资,说给儿子听,谁知他更激烈:是嘛,我一个月工资才2K。惹我发笑:你有工资?也是,给妈妈当儿子也是工作哈。儿子讪讪:是哦,我还是

帮你们做了好多事。

出差住宾馆,睡前想喊小爱同学关灯,猛然醒悟不是家中,哑然失笑翻身关灯。细想,儿子真的帮我们做了很多事儿:家里电脑安装、调试,以及出现问题后解决麻烦,都找他;其它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等等,都是他选择型号功能,下单订货收货;家庭智能设备的购置安装,亦是他独立完成……科技这些东西,须得年轻人接受并传播,别说的很方便。

儿子的工作不止于这些,假期当司机,指使他完成许多跑路出力的事情;家务做得不多,只会煮饭炒番茄蛋,碗倒洗得干净;当然,还得陪我们玩,教我用健身环健身,玩VR(虚拟现实技术)游戏,学着陪老年人打1元钱小麻将,陪我们看电影电视,然后进行一番讨论。

儿子这个职业,还有一个重要任务,陪父母吃喝,我做的饭菜,从不嫌弃吃得相当卖力,当然还是喜欢吃外面的大餐。年轻人利用网络,能找到许多我们不知晓的美食,每次都没让我们失望,看他在食物面前津津有味,你的味蕾会被挑动。十一长假,他选择了某商业中心一家吃食,驱车前往,到地下停车场时,儿子指给我看一辆橘黄色豪车,车门打开下来一位与儿子年龄相当的帅小伙,儿子说,哇,富二代。

就像大人当着孩子说,你看别人的成绩这么好,对孩子有杀伤力一样,我也有短暂的难堪,酸酸地说:抱歉,没能让你成为富二代。儿子嘲笑我的玻璃心,看到好东西羡慕一下有啥呢。我趁机灌输:爸妈肯定是买不起豪车了,你努力还有机会。小伙子看问题清醒而透彻:靠打工买不起这种豪车。阶层的固化,不是普通努力可以改变,有些东西,生来没有,一辈子便不会有。活过了半个世



纪,不再相信励志的奇迹,绝大部分人就是平凡。

但是平凡并不是不努力,儿子工作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。历史惊人的相似,遗传显示强大的力量,儿子顺利通过各种考试:英语六级、日语、托福等等,参加竞赛三等奖,学校奖学金三等奖,成绩总是不能出类拔萃,一如当年的我,怎么努力都是丙等奖。开始还有些遗憾,后来想通了,爸妈都不是凤毛,哪里就变异出麟角。

22岁那年,我已步入社会,儿子今天22岁,大学四年级,以目前文凭缩水泛滥,他必须考研或留学,步入社会大抵是4年以后。老话,点滴之恩,当涌泉相报,但父母涌泉之恩,孩子只能点滴回报,经久而绵长。儿子,你还没有开始报效社会,但已开始报答我,谢谢你,生日快乐!

等我成为了老头儿

□李晓

父亲发病之前的那天中午,午饭吃得很少,他一直摸着母亲的手不松开。父亲似乎感觉很疲惫,轻声说,我想去睡一会儿。

父亲睡了,母亲就坐在床前那个小板凳上,怔怔地望着父亲。这是这些年常见的情景,年迈的父母相对无言,比沉默更沉默。有天,父亲和母亲说到了生死,两人真诚地谦让着让自己先离开人世。母亲嘤嘤哭泣,责骂父亲:老头儿,你咋这样绝情的一个人,你走了,留下我孤独地在世间干啥?

那天,躺在床上的父亲突然嘴巴张了张,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响声。母亲赶紧唤他:老头儿,老头儿。父亲发不出声音来。等我赶到父母家里,把床上的父亲慢慢扶起来,父亲把头歪靠在我的肩头。那一瞬间,我似乎才发现,这个从小就威风凛凛的男人,终于成为了一个需要保护需要安慰需要照顾的老头儿。

被送进医院急诊室的父亲,诊断为大面积脑梗。我明白,从今以后的日子意味着什么。我只是祈求,父亲快快醒来,只要他的生命还在,我就是有一个有父亲的孩子。

坐在父亲住院的病室里,我陷入沉思,等我老了,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老头儿。

我当然没有急着等来年老,也没害怕年老,因为我知道在生命河流的渡口,那一天终会到来。

当我老了,我多希望父亲还在人世,尽管他现在正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煎熬。当我老了,也就是过了60岁的样子,父亲也是90多岁的人了,俩老头儿在一起,多少也是个

伴儿。所以我能想到最愉快的事,就是俩老头儿还能围坐在墙根下晒太阳,絮絮叨叨着。父亲,我就在庭院里和您一起晒太阳,望余生晚霞直到燃成灰烬。

我要住的那个庭院,是沧桑弥漫的老宅。老宅隐于城,在乡间更好,我在庭院里,可以望到如宋朝青花瓷一样蓝的蓝天。庭院里,我想养上几只鸡,每天在鸡鸣中醒来,在工业化社会里,抛开那些宏大叙事,算是回归农耕时代迈出的小小步吧,起码离自己人造的自然又近了几厘米。我养的那几只鸡,是绝对土鸡,餐风饮露,捉虫扑草,根正苗红,血统纯正。我还要养上一些花卉植物,慢慢了解一下它们的脾性,我打算在养植物的过程中,重读一遍《本草纲目》。

老宅里树影斑驳,所谓光阴的影子,可以打望一下阳光在婆娑树影里颤抖的金线。我靠在墙边,嗅得到老宅里青苔绿藓的气息,听得见树干里汁液的流淌声。秋天,老宅里飘来簌簌落叶声,请不要打扫落叶,一个叫汪曾祺的老头儿早说过了,留下落叶听雨声。平时我大多时候在老宅里无事闲坐,如高僧打坐,也如染霜柿子,可亲可爱可触,在庭院里把心里滤尽腾空,想起年轻时脾气任性冲动,纠结于名利,而今浮云散尽,满目晴空随时融化。

等我成为一个老头儿,有几个性情相投的邻居也不错。依我年轻时的经验,那些在你面前表白的话痨,一般大事来临时往往最先逃。我愿意和一个时常寡言偶尔还和你拉几句家常话的老头儿比邻而居。

和你拉家常的老头儿,一句一句说的都是大实话,不必掏心窝子那样动情,也不说那些言不由衷躲躲闪闪的话。比如我父亲楼下的王老头,他乳名叫王二狗,小时候算命活不过20岁,而今活过了80岁,长长的银白寿眉,让我有次在月夜下看花了眼,还真以为是霜呢。我觉得王老头的目光,像庭院后面一口老井,幽深寂寞。有天王老头对我说,他打算带上干粮,一个人步行几天,回老家去看看他娘在老家的土坟。如果我成为了老头儿,王老头还健在,我愿意陪他去看老母亲的坟。

我还要在庭院里修家谱,去山冈上放纸鸢,去山地骑车听风声,在葱郁大树间搭上一张床或是爬到树上去睡一觉,去一个年轻时酒后失言得罪过的老友那里坐一坐。去找一个和我相貌相似的人,当年在一条小巷子里,我错认他为哥了,我哥19岁那年就消失在这个世界,我要告诉那个也成为了老头儿的人,没错,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在我成为老头儿的年纪,感觉这世上的每一个人,都是我的亲人了,每一个人的离去,都是我世界的缩小。

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,还有什么最浪漫的事吗?坐着摇椅和老太太慢慢摇,似乎有点俗气了。还是80高龄的付老头跟我嘀咕的一句话实在,老头子说,昨天晚上,我跟4岁的曾孙争玩具,斗嘴了,两天没说话。瞧,这个典型的老顽童,活得都忘了自己的年龄了。

那就等着吧,李老头儿。